

【域外走笔】

□苗长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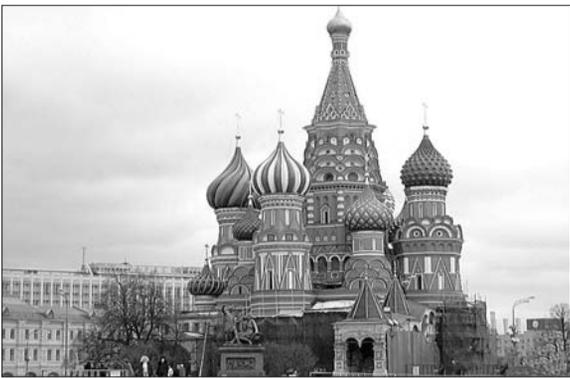
冬季去俄罗斯显然是很冷的。但有人告诉我们,冬季的俄罗斯,才有它独特的味道。

2013年11月28日,我们以军队作家为主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6人,于北京时间下午1点多乘飞机从北京出发,晚上10点左右抵达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彼时正是莫斯科的傍晚。从机场乘车驶向市区,天空飘着大片的雪花。进入市区,穿行于莫斯科最主要的大街高尔基大街。据俄罗斯作家朋友介绍,这条大街现在又恢复了它的古老原名:特维尔大街。这也是莫斯科最古老的街道,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两边尽是在古老欧式建筑中的漂亮豪华商店、旅馆,据称全市一半以上的著名剧院和博物馆都集中在这一条大街上。

从机场到市区,几乎看不到像我们中国那样到处都是的建筑工地。很快,我们就看到了瑞雪飘飘、灯火辉煌中的红场、克里姆林宫、列宁墓、圣瓦西里大教堂。似乎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刚离开北京地面不久的双脚,就已经走在了湿滑的红场石块路面上,与匆匆往来的俄罗斯人擦肩而过。感觉不出红场有多么壮阔,好像只是一条不太宽的老马路,黑色的石块路面坑洼不平,还有斜坡,好像是在山坡上的感觉,远方有一个个古老建筑间的路口,通向不知的街道。那一刻,感觉真的有些不足,难道我们从电视中看到的壮观的红场阅兵式就是在这里举行?那些脑袋向侧上方雄视、大长腿前进的雄壮阅兵部队,就是从那些像是我们的古老巷子一样的路口走出来?在这样坑洼不平的石块路面上,能走得那样整齐威武吗?俄罗斯作家朋友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

访问期间参观俄罗斯军事博物馆,门前简朴的介绍橱窗中只是陈列着二战时期斯大林与罗斯福、丘吉尔会面的

冬访俄罗斯



著名照片。俄罗斯作家朋友向我们介绍那幅照片上方有关军事博物馆的简短说明:军事与战争,就是这个博物馆的永恒主题。

走进迎门大厅,两边玻璃柜中陈列的都是关于二次大战的书籍资料。大厅最里边正中是一位母亲抱着死去的女儿的白色石雕,雕塑的名字叫做:伤心。大厅上方是260万条(笔者大体记忆,不一定准确)悬挂于灯光下的晶莹细碎的玻璃珠串,象征着战争中人们的泪水。里面一个个展厅,都是我们熟稔于心的伟大战役: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列宁格勒大围困,库尔斯克大会战,攻克柏林……一位位著名苏联元帅、将军、苏军英雄以及英雄部队的军旗、军装、武器,还有缴获的法西斯德国的军旗、军装、武器,让人感受到这座博物馆的军事与战争主题的震撼,感受到俄罗斯这个民族的伟大与不屈。

其实,在莫斯科随处都能感受到这样的主题:类似某某胜利广场、凯旋门、纪念柱、为牺牲的人永远燃烧着的不熄焰火,视野所及,几乎随处可见。俄罗斯作家协会的大楼,就是抗击拿破仑进攻莫斯科的民兵团长的指挥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作家协会的

工作条件简陋,却因为这里有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作者肖洛霍夫等人的专门展厅而自豪。这里展示着顿河哥萨克使用的皮鞭与肖洛霍夫的手稿,没想到的是,我们每人还得到一份手稿复印件,真的太宝贵了。俄罗斯作家朋友为他们的作家自豪,介绍中大体有这样的意思,俄罗斯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对世界的贡献巨大,很多作家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列举出来就是个世界级的作家。这一点我们当然也认可,因为我们中国作家对俄罗斯文学太熟悉了,甚至我们读到的名篇,在座的俄罗斯朋友都忘记了。比如写《骑兵军》的巴别尔,26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跟随布琼尼元帅的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进攻波兰。战争结束后,他陆续发表了36篇短小精悍的小说,结集为《骑兵军》出版,巴别尔一举成名。但苏联第一骑兵军原军长布琼尼元帅恼怒地指责作家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巴别尔1939年5月被捕,翌年1月被处决。苏联“解冻”后,《骑兵军》等作品才得以重新出版,并先后译成几十种文字,在欧美文化界卷起了一股“巴别尔旋风”。海明威意识到巴别尔比他写得更艰难;博尔赫斯觉得巴别尔的作品享有散文难以

获取,只有诗才配享有的荣耀;卡尔维诺指出《骑兵军》是“本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奇书之一”;《欧洲人》杂志评选全球一百位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居于魁首。《骑兵军》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学亦影响甚大,我们向在座的俄罗斯作家朋友提到巴别尔时,他们都很茫然,也许翻译不到位吧。

在圣彼得堡参观冬宫中的藏画和艺术品,感受最深最强烈的仍然是战争、灾难、死亡、诞生这样的重要主题。

参观完毕出得门来,圣彼得堡大雪弥漫,涅瓦河、冬宫、彼得大帝雕像尽在白雪覆盖中。这座城市也曾经命名为列宁格勒,其实城市范围并不大,从1941年9月8日到1944年1月27日,列宁格勒共被法西斯德国的大军围困872天。城市中的人民饿死无数,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除了亲自参加战斗外,在战火纷飞的列宁格勒家里的厨房中开始了《第七交响曲》的创作,他表示:“此曲是战争的诗篇,是对坚强的民族精神的赞歌。”1942年8月9日,《第七交响曲》在列宁格勒盛大演奏。当时列宁格勒仅有的一个广播交响乐团只剩下十来个人,团员除了已经阵亡或负伤住进医院外,另一部分仍在前线作战。但为了能保证在列宁格勒首演,乐团除了在全市召集乐手外,前线指挥部向部队及部队军乐团发出紧急调令,调令上写着:“请用长号换上您的冲锋枪。”这一天,正当战斗激烈进行时,雄伟嘹亮的旋律随着电波突然飞进千家万户,成千上万的公民拿着武器聆听由埃利阿斯贝尔格指挥的庄严乐曲。《第七交响曲》的音乐声,“祖国万岁”、“列宁格勒万岁”的口号声和掩护演出的密集炮火呼啸声回荡在兵临城下的列宁格勒上空。

(本文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军旅作家)

从1948年开始,老百姓之间聊天时往往会神秘地用手比画个“八”字悄悄地告诉对方说:“八路围城了,快来了!”北平正酝酿着一场大变动,但我们这些知识未开的小学生浑然不觉。

过了暑假坐车上学,四下张望就有多新发现:临街商店的窗户玻璃上都贴了二指宽的白纸条,相互交叉,组成“米”字。目的是当爆炸伤及窗子时,玻璃碴子不会四处飞溅。和平门、宣武门外之间铁路上(当时北平火车站在前门外东侧)停满了货车,火车停运,开不出去了,北平与外面交流断了。和平门等城门口与大马路口都堆有装满黄土的麻袋,麻袋上架着机关枪……这一切都是临战的景象,而且是要打大仗、打死仗的景象。

到学校门口,也是大变,童子军一律正装,大约是为了显示北平已经处在战争状态了。童子军头上戴着像英国兵一样的圆形军帽,腰间系着皮带,皮带上挂着“法绳”,手执军棍在校门口站岗(北平的“野孩子”们讽刺这种装束是“手里拿着打狗棍,腰里掖着上吊绳儿”),这管什么用呢?进了学校,校园里尽是壕沟,把院子与道

【解放之初记事系列之三】

校园歌曲与“红歌”

□王学泰

路挖得乱七八糟(这与1969年下达一号战备命令后非常相似),使得小学生行走艰难。据说这是用来躲轰炸的,现在回忆起来,当年解放军还没有飞机,怎么轰炸?不知当局怎么想的,也许就是为了制造一种紧张空气,让学生知道什么是战时状态。

不过北平的舆情已经表现出对国民党统治的厌倦和不满,明里暗里欢迎变革,甚至希望“八路快来”。其实这种变化在一年前就开始了,国民党统治不注意意识形态,很少关注人们特别是学生和底层人民唱什么歌、听什么戏、看什么书,这些是能够反映人们情绪的。我记得自上学起,学校教唱了一些歌,如“国歌”就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和一些有关礼貌教育的歌曲。这些属于正统意识形态的。

学校正式教的歌,我没有记住多少,如所谓“国歌”我就记住“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八个字,其他都忘了,可能与它根本不适合在儿童中普及有关。我能记住的,大多还是在学生中流行的。现在看来,这些歌大多是有左派倾向的歌曲,甚至还有当今意义上的“红歌”。

我们最常唱的:“我是小农人,读书又种地。农忙来劳动,农闲来学习。人不学习不长进,人不劳动没有出息。”歌曲轻快流畅,非常适合儿童演唱。现在想起来,这种歌有可能是陶行知办的晓庄师范的歌曲。陶行知爱写儿童诗,也常请人谱曲,在他主办的学校演唱。像他的《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它从形式到思想都很接近《我是小农人》。陶行知在国统区影响很大,毛泽东都赞誉他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晓庄师范也为知识界所瞩目,因此晓庄的歌流传到北平也不奇怪。

那时大学生、中学生常常上街游行,反饥饿,反迫害,走着的时候,多唱《团结就是力量》;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常唱《山那边有好地方》,而且唱首句时往往面向西方作瞭望状。那时北平空气洁净,隐隐西山就呈现在遥远的天边,那里就属于晋察冀边区:“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起来耕作忙,万担谷子堆满仓。大鲤鱼呀满地塘,织青布呀做衣裳,年年不会闹饥荒。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得做工哟,没人给你做牛羊。老百姓呀管村庄,讲民主呀爱地方,大家快活喜洋洋。”

这里面没有提到根据地、解放区,共产党,但有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山那边”在哪里。这个歌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彩虹世界,用以和当时的黑暗腐朽相对照。更大胆的是《解放区的天》,虽然它不能公开唱,但在民众口中耳相传。“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呼呀嗨嗨,一个嗨嗨,呼呀嗨嗨嗨,呼呀嗨嗨嗨,呼呀嗨嗨一个嗨嗨。”这大约是民歌改编的,特别欢快,节奏感强,很适合群体露天演唱。“明朗的天”在当年的情境下尤其吸引人;“民主政府爱人民”也与当时国民党搞的特务统治形成鲜明对照。民主早在六七十年前就是中国人的向往。

(本文为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

【胜地寻踪】

□于洪良

中国的名山大川数不胜数,或巍峨,或俊秀,或险峻,或雄奇。在名山的家族里,若论资排辈的话,地处湘赣边界的井冈山数不上名次,她没有泰山之雄伟,不及华山之险峻,也逊色于衡山之烟云、恒山之奇崛和嵩山之挺拔。单论高度,井冈山最高处也不过一千五百多米,平均海拔仅一千米。

然而,86年前的初秋,1927年的10月,萧瑟秋风中,一个年仅34岁的操着湖南腔、爱吃辣的瘦高个子青年和他的衣衫褴褛的战友朝井冈山大大踏步走来。他们从这里扎根,从这里起步,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此铺展开来,覆盖了山河。他们饱经血雨腥风的洗礼与淬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第一:第一个军事根据地,第一支工农武装,第一所红军医院,第一所红军军官学校,第一部《土地法》,第一次提出游击战术……有这么多的“第一”汇集一身和红色的铁流融汇,原本默默无闻的井冈山因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象征,成为“天下第一山”(朱德语)。

今夏的一个早晨,我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自南昌出发,第三次登临巍巍井冈。一进井冈山地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的青松翠竹,那绵延山岭上的树木,青的青、绿的绿、黄的黄,如同一幅幅鲜明的山水画。那浓得化不开的绿色,不仅染绿了五百里井冈,连吹面而

一座山和一位伟人

过的轻风也仿佛带着丝丝的绿意,拂去了我们一路的疲倦。

三年间的三次晋谒,使我感受到这片红土地处处都留下了红军的足迹,革命遗址遍布各个角落:茨坪东山、大井西陂、小井村里、黄坳垅、茅坪乡间、龙江河畔,青松、翠竹环视的一幢幢泥墙瓦屋旁。当我攀登上地势险要的五指峰之巅,走过毛主席故居那满是枪眼弹洞的残墙,走过朱老总挑粮上山的蜿蜒小道,走过那浸透年轻烈士鲜血和青春的纪念碑前……86年前大大小小的战斗和硝烟弥漫的战场经历了怎样的惨烈悲壮和艰苦卓绝,让人不难想象。在反围剿工事中,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滚木、垒石和小山炮。滚木风化了,垒石上长出了青苔,小山炮已经锈蚀,深深地陷在泥土里,被游人抚摸得发亮。特别是大井村毛主席旧居后的两株古树,尤为传奇:1929年第三次反“会剿”中,大小五井村被烧成一片瓦砾,旧居仅存一堵残墙,这两株古树也被烧枯,停止了生长。然而,1949年又奇迹般地长出新枝,1976年似生病般枯萎,1979年后又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地生长起来。这诸通人世间的精粹啊,莫不是凭赖了八万余名长眠在红土地上的烈士们的魂魄庇佑?

伟人垂青于这片山川,因为他清贫的足迹,更因为他壮阔的胸怀适合这片古老而清新的土地。他的骨血生长在农民淳朴的民风里,他的操守溢

漾在古典文韵的氛围里。大革命失败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何去何从?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不信邪、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有自己的思考:做革命的“山大王”,求生存,然后图壮大、谋发展、夺胜利。当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坦言:“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思想的大突围开辟了实践的新境界。自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间,他立足山坳洞悉天下。在1928年的春夏之际,由于战局的不利和条件的困难,“红旗到底打多久”的质疑声音使得一部分人陷入灰心丧气的愁城困海之中。当身边的一位干部当面询问毛泽东时,他略一沉思,深邃的目光投向屋外逶迤起伏的群山,朗声回道:“20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历史有时如戏剧一般,20年后的不久,1949年10月,他真的站到了开国大典的主席台上。那一段峥嵘岁月里,他穿单衣,睡稻草,晚上点一根灯芯的油灯,照样洋洋洒洒写就《井冈山的斗争》。井冈山自此成就了中国革命者骨血里始终澎湃激昂的意志和力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成功实践,又向世界宣告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照样行得通。在全党,为什么毛泽东能率先踏上“上山”之路,成为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

农村的典范?

对此,数十年之后,伟人邓小平作了切中肯綮的评价: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结果。历史的聚光灯切换到2012年11月,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更是谆谆告诫全党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86年的岁月变迁在历史的长河中匆匆而过,烽烟的岁月已属于历史,先烈穿着草鞋踏出属于正在延伸。今天,我们衡量一个地方的价值有很多方式和角度。井冈山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历史文化,缺乏典章遗迹可供文人翩然遐想,但正是这种蛮荒而清寂的境界,成就了见证农民革命孕育于草芥、自发在林莽的象征意义。

山,因人而彪炳史册;人,凭山而奠定基业。巍巍井冈山,以其彪炳千秋的不朽伟绩浓墨重彩地载入了气势恢弘的中国革命史画卷,留给我们的是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和让一个民族复兴的力量;这位伟人,用他那“勇闯新路”的创举,昭示一个今天拥有8500万之众的政党,应该如何高举旗帜,以怎样自信而豪迈的坚定步伐,翻山越岭,披荆斩棘,走出新的更宽广的“自己的路”!

(本文为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